



银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银 剑

(英) 伊恩·塞拉利埃著

陈 渊 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封面设计：刘学伦

插图复制：毛小露

银 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1 字数 110 千
1982 年 10 月第一版 198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2,500 册

书号：10247·91

定价：0.44 元

献 给
海 伦

这儿没有最终的忧伤，

有的只是持久的希望。

流水刷新着大地，

春天已经来临。

——迈克尔·蒂皮特：《我们时代的儿童》

目 录

第一章	越 狱	1
第二章	穿越旷野的旅程	9
第三章	隐蔽地点	14
第四章	银 剑	20
第五章	货物列车	27
第六章	冲锋队袭击之夜	33
第七章	寒暑之家	38
第八章	新来的人	45
第九章	俄国哨兵	51
第十章	伊凡给予的更多帮助	59
第十一章	前往波森途中	63
第十二章	亲人的手	68
第十三章	挨冻的旅程	72
第十四章	遭难的城市	81
第十五章	简找到了新的伙伴	87
第十六章	穿越俄国占领区	95
第十七章	讯号灯	100

第十八章	格林伍德上尉·····	105
第十九章	巴伐利亚的农民·····	114
第二十章	镇 长·····	121
第二十一章	命 令·····	131
第二十二章	农民想出了一条计策·····	136
第二十三章	危险的水域·····	144
第二十四章	银剑遗失了·····	151
第二十五章	乔·沃尔斯基·····	158
第二十六章	终于有消息了·····	164
第二十七章	暴风雨·····	169
第二十八章	会 见·····	177
第二十九章	新的开端·····	183



第一章 越 狱

这是一部关于一个波兰家庭的小说。这部小说描述了这一家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的遭遇。这一家住在华沙市郊，父亲叫约瑟夫·贝利茨基，是个小学校长。他和他的瑞士妻子玛格利特有三个孩子。1940年初，纳粹^①把约瑟夫抓走，投进了监狱，抛下了他那不到十三岁的长女鲁思、十一岁的埃德克和长着一头秀发、只有三岁的布罗尼亚。

纳粹铁蹄下的华沙当时已经成了一个恐怖的地方。贝利茨基一家失去了父亲的保护，经历了一段极其困苦时期。

^①译者注：指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即法西斯主义的组织。

然而，更糟的景况又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得忍受艰难困苦和恶劣的生活条件，这迫使他们自己不是象孩子而是象成年人一样，去考虑自己的计划和行动。重大的责任落到了鲁思的肩上。许多别的女孩子，也不得不面对鲁思所遇到的同样的重大困难。但是，我从没听到过，有谁象她那样，以那么大的勇气、无私精神和她所具有的常识去迎接困难的。

首先，我得讲讲约瑟夫·贝利茨基在扎凯纳囚犯营里发生的一些事。

纳粹抓走约瑟夫·贝利茨基，把他关进了一座叫扎凯纳的囚犯营，那座囚犯营是在波兰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紧贴着光秃秃的山腰边上，有几间木头牢房。由于山上松树不多，稀稀落落的，这几间木头牢房就日日夜夜地受到风吹雨打，毫无遮掩。一年里有五个月，大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层积雪。大雪覆盖着那些牢房，同时也使围着这块开阔地的十二英尺高的双层铁丝网披上了银装。在暴风雪的天气，大雪覆盖着光秃秃的牢房，风夹着雪花从墙缝钻进牢房里面。在扎凯纳囚犯营是毫无安逸舒适可言的。

囚犯营里挤满了犯人。最多的是波兰人，也有一些捷克人、匈牙利人，还有少数几个俄国人。每一处木头牢房大约关押一百二十个人——然而，牢房的大小实际上充其量不过只能容纳四十余人。囚徒们就在下棋、缝补衣服、阅读、为旧报纸或者香烟屁股而争斗以及口角、叫喊之中消磨着岁月。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乱挤着围在圆搁板桌旁边，吃他们

的卷心菜、土豆汤。每顿饭吃的全都一样。这种东西你就是吃得胀破了肚皮，也永远不会感到满意。至于饮料，他们只有喝热水，里边加点面包屑——纳粹看守管那玩意儿叫咖啡。一星期只有两次，他们能得到一小块奶油，每逢星期六才有一茶匙果酱。靠这点热量来御寒又有什么用呢？

几乎没有人有精力逃跑。有几个犯人曾经逃跑——然而没几个人能跑到旷野上。那些没有被抓回来的人也暴死在山野里了。

但是，约瑟夫还是决心逃跑。第一年冬天，他病弱得太厉害了，无法去试图逃跑，他只好在牢房四周坐着，一边盯着允许他保存的撕破了的照片，一边思念着他的一家人。他还想着他在华沙的那所学校，不知道现在那儿发生了一些什么事。纳粹来的时候，学校并未关闭。但是，纳粹抄掉了波兰的教科书，迫使他用德语进行教学。他们还在所有的教室里悬挂了希特勒的肖像。有一次，在上基督教《圣经》课的时候，约瑟夫把希特勒的像片面朝墙壁翻了过去。有人就把这件事向纳粹报告了。后来，纳粹冲锋队半夜里就来搜捕约瑟夫，把他五花大绑投进了扎凯纳囚犯营。他们没有把玛格利特和三个孩子带走。约瑟夫是多么渴望再见到他们啊！

在整个夏天期间，约瑟夫的身体恢复了健康，但是囚犯营警卫增加了一倍。有个小组六个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想要一块儿脱身逃跑，但是这个企图失败了。为了这次越狱逃亡，他被单独监禁了一个月。

第二年冬天，他又生了病，但是逃跑的决心一点也没有减弱。他决定等到早春来临，那时候冰雪开始溶化，夜里也就不那么冷得刺骨了。

他十分小心谨慎地安排了种种计划。

想要割断铁丝网是徒劳的。在双层铁丝网里边，有一道机关，任何一个人穿过这道封锁线，就会被打死。要是他跑到铁丝网那么远的地方，警卫室里的警铃也会响起来的。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警卫队巡逻走的那条路，那条路要穿过大门，路过警卫室。他的主意是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警卫人员，在警卫队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跟在他们后边溜出去。然而，他怎样才能搞到一套制服呢？

在每一组监房的后边，都有一间叫做“冰窖”的单独监牢。这种单独的监牢有三四个单人囚室。不守规矩的囚犯就被送到那儿去“冰冻”。只要你点名时迟到，或者是对一个警卫失礼，就会被送到那儿去。在夏天，那儿是个挺讨人喜欢的地方，因为那儿非常清静。但是在冬天，你在那儿就会被冻死。在春天，要是走运的话，你可能在严寒的夜晚活上一两天。

三月里有一天，在早晨牢房检查的时候，约瑟夫对着一个警卫弹了一个纸团。那个纸团刚好弹在警卫的耳根上，使得他转过身来，接下来一个纸团又弹痛了他的鼻子。这下子就够格了。五分钟之内，约瑟夫就被送进了“冰窖”里的一间单人囚室。

有两天工夫，约瑟夫上上下下地跺着脚来保持自己身体的温暖。他用两只胳膊轻轻拍打着身体两侧，不敢有一刻时间躺下身来，要是他睡着了，那就永远也别想醒过来。一天里有两次，有个警卫人员会给他送吃的东西来，其余的时间，就只有他一个人单独囚在里边了。

第二天黄昏时分，那个警卫人员象往常一样来了。当约瑟夫听到那个警卫人员踩在雪地上的轻微脚步声的时候，他就在小囚室的后边蹲了下来。他手里有一块光滑的石头和一个弹皮弓，这玩意儿是他用松树枝和皮靴边上有弹性的皮条早已做好了。他的一双眼睛盯住了门板。片刻之间，那个警卫人员就会把门锁打开，伸进脑袋，把吃的东西递进来。

约瑟夫紧张地等待着。他已经听到钥匙在“冰窖”门外边生锈的锁孔里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门上的铰链开了一条缝，传来一根火柴噼啪的擦响声——是那个警卫人员在点一盏灯。沉重的皮靴踩响着地板，朝他的囚室走了过来。

约瑟夫把弹皮弓朝后拉足。他听到门板上的挂锁被打开了。囚室的门板滑开到一边，门开了。

没等那个警卫看到约瑟夫，那块石头就击中了警卫人员脑门当中，把他打倒了。他摔倒在地上时，地板也震动起来。他呻吟着在地上翻了个身。

约瑟夫必须在那个警卫人员苏醒过来之前迅速采取行动。他知道那个警卫人员是把他那串钥匙放在大衣口袋里，他得毫不迟延地把钥匙搞到手，得抬起那个警卫人员的身

子，才能伸手到里边把钥匙拿出来。

他从床底下拿出一只钩子和一条绳子。他事先已经把他的毯子撕成布条，象打辫子那样编成了一股绳子。那只钩子是用四英寸铁钉弯制而成的，是他偷偷地从牢房里带进这间囚室的。

尝试了几次以后，那只钩子钩住了警卫人员那件大衣最上面扣得紧紧的钮扣。约瑟夫拖着绳子用力拉那个还在呻吟着的警卫人员，他朝自己这边往上拽……拉得越来越高了。

突然，绳子拉断了。那个警卫人员又摔了下去，脑袋重重地撞在地上。那只钩子也不见了。

约瑟夫手里只剩下一只备用钩，就这一只。

他又试了一次。这一回，棉花扯破了，钮扣滚落到地板上。

他接着去搞第二个钮扣。棉花又拉破了。

他刚有点失望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串钥匙。原来钥匙就落在地板上。那个警卫人员跌倒的时候，那串钥匙被震得从大衣口袋里落了出来。

约瑟夫迅速伸手去把那个钥匙圈捞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已经跪在那个失去知觉的躯体旁边，急匆匆地把制服剥了下来。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已经开始把囚犯们锁起来了，他已经能听到那些警卫人员在外边吼叫着。

穿上了警卫人员的制服，约瑟夫感到暖和了。那件大衣长得盖到了他的脚踝上，皮帽子两边的护耳垂盖着他的耳

朵。当他把那个警卫人员锁在冰冷的囚室里时，不禁暗自微笑起来。接着，他把领子一翻，使领子尖翘着遮盖到颧骨上，就走到外边寒夜中去了。

他穿过雪地走向E字囚犯区，那儿是囚禁匈牙利人和俄国人的地方。他在牢房后边的暗影里藏了起来，等着警卫换班喇叭吹响。

他已经上百次观察过警卫队士兵集合以及他们从囚犯营出去行军巡逻的情况。他记熟了每一句口令、每一个动作。现在，对他来说，跟其余那些士兵一起列队，好象已经是十分自然的了。

“有什么要报告的没有？”军官轮流询问每一个士兵。

“一切正常，先生，”他们回答。

“一切正常，先生，”约瑟夫用他那一口绝好的德语说。

“警卫，解散！”那个军官发出口令。

约瑟夫有意落在后边，跟着其余的士兵走了出去，——走出了那扇装着尖铁刺的大门，进入了自由的天地。这仿佛太顺利了，好得有点不象是真的。

有些士兵在警卫室外边停下来闲扯，有几个士兵走了进去。约瑟夫照直朝前走，当他路过有灯光的窗口时，就把头扭了过去，避开了亮光。

“你要到哪儿去？”有个士兵向他打招呼。

“到香格里·拉去，”他轻声含糊地说。那是士兵们给

村子里夜总会取的名字，不值勤的时候，那些士兵有时候就在那儿消磨时光。

他没有回头看一下，就继续走了下去。

第二章 穿越旷野的旅程

扎凯纳村在囚犯营下边有一英里。那是紧靠陡峭的悬崖边上的、由一群小木房子组成的村庄。这天夜里没月光，不过约瑟夫能看到窗子里透出来的灯光。

他笔直地穿过村子走了过去。

突然间，有个人用德语向他喝问了一声。“卡尔，给我几根香烟，”有个粗暴的口音说道。

他没有理睬，继续朝前走。

“卡尔，拿香烟来！”那人喊叫起来，颇有点威胁意味。

约瑟夫加快了脚步。

他身后响起了脚步声。

约瑟夫扭过头看了一眼。有个喝醉酒的士兵踉踉跄跄地在他后边追赶着。

约瑟夫奔跑起来。那个士兵也跟着跑一边骂着，一下子绊倒了。

刚跑到村子里最后一些木头房子下边，大路就从悬崖边上拐了弯。有一辆邮车停在那儿，车灯亮着，发动机还在运转。路上放着一堆行李，而且有一群人恼怒地吵吵闹闹围在那儿。

“你们迟到了两个钟头啦！”有个人叫喊着说。

“我告诉你——发生了雪崩。大路被封住啦，”司机反驳着说。

约瑟夫躲藏在白茫茫的雪墙后边，道路上的雪已经铲过，给抛到路边上了。他就刚好躲在深不见底的陡峭的悬崖边上。他听到柳条箱被推倒在路上的声音、他还听到那个醉熏熏的士兵滚着爬起来大声喊着，“司机，你把我的香烟压坏了！”

“把他扔到悬崖下边去，”有个人说。

一阵拖着脚步行走的声音、哈哈大笑的声音传来。接着脚步声朝他走了过来。

约瑟夫悄悄地溜开了——溜到大路上突出的一个方形的东西里边。在黑暗中，看上去那就象一辆没有轮子的车箱。他马上在那下边藏了起来。

顷刻之间，他就宁愿自己没有换过地方了。有只板条箱砰的一声砸下来，落到他头顶上面的木板上，木板迅速地震动起来。只听见靴子踩在木头上发出嚓嚓的响声和在雪地上拖着脚步发出的格吱格吱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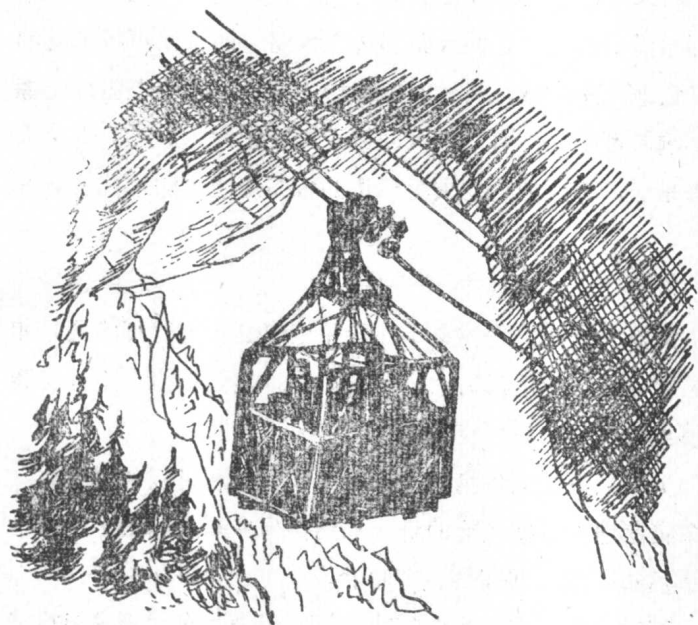
有一阵七嘴八舌的嘈杂声——有开玩笑的，有愚弄人的，和指挥装运板条箱的声音混成了一片。

当板条箱被抬起来，盖上了防水油布的时候，约瑟夫一直紧张地等待着，那些士兵们回到大路上去了，他就在防水油布下边抬起身子，从木框边上露出头来。

只听见有个声音喊道，“你那边准备好了没有？”

从黑乎乎的峡谷另一头，传来了回话的声音。

突然，约瑟夫感觉到，他躺着的这个木板车箱移动起来，正从大路上滑行出去，进入一片黑暗之中。他这是在哪儿呢？



他的胆子大起来了，他把防水油布边掀了起来，朝前张望。原来他是乘在一种没有顶篷的升降机箱之类的“笼子”里。那玩意儿靠滑轮悬挂在高架电缆上，摇摇晃晃地从一边运送到另一边。实际是一部高架行李吊车。在山区这些玩意儿是极普遍的。这种高架吊车靠电力驾驶，用来把货物